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三三六・集部・別集類

鈴山堂集四十卷附錄一卷

〔明〕嚴嵩撰

張文定公觀光樓集十卷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十卷

張文定公靡悔軒集十二卷

張文定公

環碧堂集十八卷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八卷

張文定公四友亭集二十卷

（張文定公觀光

樓集卷一至靡悔軒集卷三）

〔明〕張邦奇撰

鈴山堂文集序

嘉靖三十年三月朔旦元相大學士介谿嚴公以其鈴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寓甘泉予於天關授以首簡叙之於時水也以病廢文字十餘年矣焚香對書再拜再拜復再拜再拜上以答公禮數之殊也亦以賀公求言之篤也曰推公此念人將輕千萬里來進之以嘉言矣况受知如水者乎展而讀之凡爲賦詩古律絕句七百八十頌序

鈴山堂集

八序

前

記碑五十有九內制講章二十有七雜著二十有五銘四十有三曰富矣哉集乎嫺矣哉文乎有詩不戾乎風雅漢唐矣有言不戾乎訓誥詔令矣於是心悅而神悸焉恍然如入陶朱之室開寶藏之庫萬珍爍灼光彩奪目令人應接不暇又憮然若自失也乃作而颺言曰蓋嘗大觀天地間文而已矣文即道之著也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故或識其大或識

其小大小一文也一道也道生天地文在天地天地生聖人文在聖人是故經乎天而文緯乎地而文觀乎人而文三才之道文而已耳天之覆幬也地之持載也日月之代明也星辰之朗耀也雲漢之爲章也風雨之潤賁也雷霆之轟烈山峙之巍巍也川流之粼粼也昆蟲之嚶嚶也草木之夭喬也堯之光被四表也舜之重華煥乎其文章也禹湯之文命之聖謨之嘉言之

鈴山堂集

八序

前

洋洋孔彰也文武之不顯丕承也皆文也然天地萬物所以覆載所以代明所以決烈所以章所以流峙所以鼓耀夭喬聖人所以光被所以重華所以文命洋洋孔彰所以顯承其必有所爲之者矣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故天地聖人文焉盡之矣知天之所以

鈴山堂集

〔明〕嚴嵩撰

據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增
修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八四毫米寬二八六毫米

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鈴山之文所以爲文矣或曰請問其所以曰神而已矣夫神者道之妙也文之本也子不聞鈴山之降神乎吾於留都已形于詠歌矣介翁生而神氣以靈䟽朗開豁童言宿生之事矢口成章之能應機萬變之妙辛甘調劑之宜履歷于艱難允媚于

天子良工心苦人莫與知然則非公之神之精之爲之乎曰請問根本之說曰子謂參

鈴山堂集

序

前

天之水果假外而爲之者哉所由本根也得天之氣受地之質氣質合一生生不測莫知其然之謂神故能由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華實以參天夫華實也者文之類也根本也者所以爲華實之神之類也知本之所以爲華實則知鈴山之文所以爲文矣水也年將九十矣亦伏生言語支離之時豈復有文乎哉據案隨筆書之重以報公之禮意之隆也亦將以來天下之善言

從水也始肇太平之基於無窮而太平一老亦得以安卧於無窮無虞之天也是故力疾爲鈴山堂文集叙

嘉靖三十年歲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書奉勅叅贊機務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修國史 經筵講官林下年末八十六甘泉生湛若水頓首謹書

鈴山堂集

序

前四

鈴山堂集序

鈴山堂集集少傳介谿嚴公所著爲文者也公嘗曰先民有言志士惜時吾少固多疾憂然六籍之文不敢後也揆政應物往往發而爲文故作書且滿笥要未能極吾所欲言若夫殫忠事國之義亦畧盡於此覽者其或有諒吾之志也已治嘗侍於公聞而嘆曰夫文者人之英華也山川之靈實權輿之矣宜春郡之東鈴山在焉其奇秀蟠合異靈鳩毓固東南瓌雄選區也在昔楊文貞公實生于郡之鳳臺而少傳公今復崛起乎其間俱以弱齡神悟揚休禁林終陟元輔而文名著盛一代相炳映也其大都同若此豈非山川之靈全畀而駿發之與何騰凌竄絕橫亘而莫之京哉治嘗讀少傳公之文觀其權古苞道劑事攝藻無不合作者及輔

今上入而護保

鈴山堂集

序

聖躬出圖議庶政日不暇矣顧其文藝工鈞陳帝業經制人文祇應

明命陳說化理咸中典則雖震衝盤結事匪故常罔不取裁衷臆油然有餘力也其聲鬱律而不怵其出泔泔而有餘若斯者由神情之定乎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神定矣其聲出鬱律而端泔泔而不窮不期然者耶故以予觀于公之文則其神可知矣夫神者所以強立萬事也今天下事若有紛綸歲蹇蹶盤瘰癧渙漫不起者非夫明作振理安所不蹶耶公之在相位也因變循形煦育嘘蒸挺于無端攻于無名而協中以爲極至若鎮定撼擊解紆紛錯調劑燥濕茹納聞黷其獨運之智蓋有人不及知而公亦不自以爲言卒之狂譟者息紛亂者止而翕然大同

今止厲精之化加乎百王非公所神明之

鈴山堂集

序

其何能臻茲哉是故文章德業二者其神
相用也伊訓說命金縢立政諸篇猶之乎
文耳而翊戴商周之業格于皇天者亦不
出此夫公之蓋勞休功施之

宗社被之天下流聲乎無窮固有不俟于文
者然而茲集也其大足以定國是賁王猷
聲歌所發亦足杼軸天人經緯風雅百代
之下考德業者徵焉將不流今而傳後哉
嘗觀古之相天下以文著見者寡矣其以
文名者類皆困窮拂鬱濩落而無所庸焉
豈文章德業不能相有耶抑所際合者之
難耶公於

鈴山堂集

天序

今上君臣之間志道孚合謀猷符契得失不
能疑其心讒構不能離其交夫然後能兼
美二者而大焉是豈徒人事哉將必有爲
之權輿者矣詩曰維予降神生甫及申山
川之謂也集以鈴山名觀者能不有感于
斯乎集凡三十有二卷賦頌若干篇五七

言古體詩若干篇五七言律絕句若干篇
序記碑志若干篇內制及講章若干篇南
宮奏議三十卷歷官表奏十卷亦類附焉
刻在乙巳之歲

嘉靖乙巳三月之望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會典副總裁兼修

玉牒茶陵張治拜撰

鈴山堂集

天序

鈴山堂集序

浚川子曰君子修辭要在訓述道德經傳人紀垂示政典尚也必品格古則而後文之美備故曰理勝則傳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予讀大宗伯介谿嚴先生之集見其詩思冲邃閑遠在孟襄陽伯仲之間文致明潤宛潔揆之歐陽子稍益之奇未嘗不歎服其體格古雅而卒澤於道德之會也雖然此自其文體擬論之爾予嘗謂君

鈴山堂集

二序

五

子之文根諸德性學術之造詣者深乎極矣苟於是二者有歟雖其才智足以立言不蕩於淫靡則芥於蕪穢不刻於佻巧則痼於淺率不迂於事情則迷於時宜不惟無以考德論學以之敷政軌物亦無所於達矣是故君子病之今觀鈴山之集辭旨冲淡者則知先生之純素雅則者則知先生之正直簡嚴者則知先生之整肅溫潤而韞蓄者則知先生敦大而渾厚朗練而

有劑量者則知先生炳於幾先而時措乎茲於道於治其庶幾矣夫安得而不傳使遺之後來必卓爲世模倘代夫王言必有光綸緯此予之竊覩於先生者也世之君子當有契於予言

嘉靖十二年歲在癸巳五月庚戌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叅贊機務儀封王廷相序

予每遇誦介谿宗伯詩輒興歎曰泊乎希

鈴山堂集

二序

六

乎而古之遺音焉然僅一二也而今得鈴山堂集乃詩若文咸備窮日之力且誦且歎而弗能已於言聞崆峒子評介谿詩曰淡石潭翁又曰達達者其詞和淡者其詞平夫和平而後謂之至也大圭不琢琢則理素大羹不調調則味漓上古之文而洋洋而噩噩而優柔平中其大圭大羹之存乎自夫騷工墨匠矜奇角巧僞以剗剗以漓醇浮以蝕雅缺然希聲之不復作也

幸而有和平之音其於古作者之志則幾矣是集也玄不崇虛深不探冥博不闕靡奇不銜怪變不習誕葩不離實密不繁節健不耀銕思冲冲爾情熙熙爾風融融爾氣灝灝爾光淵淵爾正猶廣座之中呼者歟者譟者號者奮袂並起撫而止之而從容以言既和且平則呼歟譟號咸失其音矣夫行空谷聞人足音猶愕而喜况油然而聞古之遺音乎予固于是而三復焉

鈴山堂集

六序

嘉靖辛卯仲秋既望

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蘭谿唐龍序

鈴山堂何宗伯嚴公里居也集何公製也錄公製表公里居何重公也劉子序曰美哉製乎風淪乎聲哉雍雍乎度哉燁燁乎文哉鋪采摛繪麗詞與旨楚漢之遺軌也宣志理情和聲昭則魏晉之遺音也詮詞命意闡道倡義陳時類事披悃繹素絕塵

唐宋振響周秦者也允哉詞苑之鴻裁藝林之懿範矣夫追之琢之文之至者也金之玉之質之至者也公靈含玄悟邃詣精蘊純粹冲和妙厥致矣是故發為藻華抽運妍巧播之篇簡超契冥贖胡言弗燦胡辭弗章是故神馳八極心遊萬仞經緯傳馳古驟今謝已披之朝華啓未振之夕秀而流被無窮辟之金追而玉琢之非文之至者哉吁美哉製乎深其造矣

鈴山堂集

六序

嘉靖壬辰冬十二月朔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大使劉節序

綰從大宗伯介谿嚴公燕暇出示鈴山堂集稍讀一過曰盛哉公之文也庶幾時弊不入歟蓋古之爲文者其大先於言行之實其次則在事物之情方其時制度定禮義則聲教明風俗同而道德一故其文精實簡確醇厚含蓄平易明白使千載之下讀之猶足興起雖至閭巷婦女田野鄙夫

出言成章亦非後世學士大夫之能及其
存於載籍詩書間者皆可見也或有聲牙
佶屈如三盤十誥者乃當時榜示因其方

言使之易曉其後史官節畧有若此者豈
爲文之體固如是也蓋今之爲文者不本
言行之實不求事物之情功利是謀得失
是計尚模擬者其辭誕騁私意者其辭昧
徇俗好者其辭亂務奇怪者其辭艱崇組
繪者其辭靡惟誕故虛泛而無實惟昧故

鈴山堂集

序

九

是非失其真惟亂故流蕩而莫歸惟艱故
蹇塞而無用惟靡故淫侈而寡要所以叛
道失經誣世病國爲生民害而莫之已也
公以清明俊朗之才加以研精韞櫝之深
故其文之峻潔簡練豐腴委曲則嘗師法
韓歐故其詩之中淡沉婉清新雋永則嘗
出入盛唐諸家力去迂習成一家言君子
固稱之綰亦何云且公負廟堂重望遭逢
聖明以文敷治行當入贊

皇猷陶鑄天下之士而滌濯之其爲斯文之
慶何如綰劣不足知公幸嘗辱教故書經
集末以俟

嘉靖癸巳夏至前二日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黃綰序

論者曰天之將達是人也先屈之其將亨
是人也先困之君子之自處不然達矣而
具未周復屈可也亨矣而中未實復困可
也夫江避礙於三峽而永河回流於九曲

鈴山堂集

序

十一

而廣君子之修也挈於心以協之天下鑑
之古以叅之斯世去其所不可不去存其
所不可不存則其發爲功煥爲文動四方
而垂千禩矣太保大宗伯分宜嚴公踰冠
舉進士上第讀書中祕試常冠吾曹自故
相李文正而下咸偉其才已直史館穹秩
可以契致而公歸棲鈴山之下結茅植援
耽書履素櫝簪弁而冠鵬閑甘脆而茹
杞思樂爲詩若干首銑誦之曰清

綺不浮其質斯肥於山林者乎居十餘
應召還館已使粵藩掌留院教國子貳吏
禮之卿遂長南曹如其貳者焉道路所經
官常所激僚友是酬爲詩若干首感喻乎
交際訓敕乎生徒納乎治理爲文若干
篇銑誦之曰辨于禮裁而藻思綴循乎典
常而玄倪寓詩其唐之春容文其漢之簡
健斯施諸廟堂者乎今

聖皇在位修正禮樂詢咨文儒公被 知遇

鈴山堂集

六序

十二

股肱攸屬

聖心之所創作羣僚之所建白畸士遠臣之
所條上公隨方而應執矩以裁可可否否
允稱

德意蕃錫累諭騰章奏謝將續梓之孟子謂
造道資深然後左右逢其原亶哉銑考古
之君興緒植業隨材而授若夫禮樂必俟
儒者蓋分合天人知徹幽明體無述作敬
貫清直一革一因上造下循或張或弛盡

登僻止故曰明乎郊社禘嘗者治國其
示掌於戲公之文之用至是而大矣哉

嘉靖己亥孟秋日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安陽崔銑序

鈴山堂詩序

詩三百凡各道其心之所欲言而已耳無
定體也詩有體後世泥古而忘已性情者
爲之也泥古則困頓規矩而於辭有不達

鈴山堂集

六序

十二

忘已性情則淫靡趨向而於心有不盡楚
騷不必泥風雅漢魏諸選不必泥騷唐宋
李杜蘇黃諸律不必泥選縱橫高下各自
成家讀之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心聲之發
所以同于人也何害其體之不同今歲首
夏嚴太史介谿先生過臨江出示鈴山詩
一帙偉携入山中續讀一載見其格致高
古韻度深遠畧無齊梁以下光景及近時
膚之習疑其有從入手處而氣機圓轉

精彩華妙往往自見於繩法之外有非前人漂沫所沾泥蓋自漢魏以來作者門戶闕闕已熟而思以奮自起立別為一體者鈴岡山名先生所居近之景趣擅一邑之奇旦暮遊息其間芳潤熏漱有不知其意與境會言笑成聲者矣夫是雖作者亦已忘言也偉非作者安知夫言之有得哉管倚行墨之下時見一斑終非所以論先生也雖然至治之聲也終當出鳴大和以備

鈴山堂集

序

三

一代之雅鈴岡林澗豈得專夫金膏水碧之玩也哉

正德乙亥冬十一月十日

中順大夫鶴慶知府前工部郎中鷺沙孫偉序

鈴山堂集序

自楨承乏翰林好覽觀當世之作者顧其籍多不盡有居數歲乃始獲鈴山堂集讀焉鈴山堂集者今少師袁州介谿嚴翁所為詩也夫

明興百八十年矣而作者代起猶之霞蒸雲變爛乎域中然問之學士或予或否揆之古昔或合或鑿若斯集者寔所希邁觀也夫古者今之範也君子之言也非法不道

鈴山堂集

序

十四

故美而傳今夫公輸子天下之巧人也若釋規矩而自創則拙此道明於弘治之間於時作者數人興而鈴山在其中故蒐奇抉異博者能之淫出幻化才者能之然法以約是二者非好古篤力弗至也凡鈴山之作三者具焉是故言出而人誦之鈴山故與空同李氏交李詞尚法亟稱之語在漁石唐翁序中楨既讀鈴山集乃後又會長老先生習鈴山事者論道之也初翁童

此稱神既入詞垣即用才顯名乃復即謫告返故所居鈴山之東堂而繹業焉蓋七年往也於是蓄日以邃詞日以昌迹遠而名顧近處深巖而朝士大夫慕焉尋乃將兩都歷數階迨今相且四十載餘矣為言累百千澤溢而流貯廣而發要自鈴山始也故總其凡盡繫之鈴山號曰鈴山堂集云歲乙巳楨得請且行從故事即辭於相舍翁手集授之命曰歸序矣始翁居山中

鈴山堂集

下序

十五

有日者談公貴翁拒之詩元無蔡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見載集由是言之當是時翁於詞篤矣弗以富貴淆厥志也君子立言而垂不朽者誠非易哉嗟乎弘治時士先實後名用本達末然又皆安安於退養之節如此云

嘉靖丙午三月望翰林檢討關西晚生王維楨頓首謹撰

鈴山堂詩集序

昔人云詩必窮而後工又云詩非能窮人待窮而後工耳其說至為無稽尚論諸古臯陶喜起之歌八伯慶雲之詠周公七月之風召公卷阿之諷皆身在巖廊而業當鼎軸者也下迨春秋會盟征伐交聘宴享或自賦詩或引古詩非列國之卿則相禮之使也三代而下若漢之韋孟匡衡江左之沈約王儉篇詠之富傳于藝死在唐則

鈴山堂集

下序

十六

曲江燕國之二張巨山文饒之兩李又悉功著槐衮而詠播藻繪豈必鶉衣百結而後吟商聲首唱聞干而始出秀句乎乃知斷髭聳肩嘔心搖首者乃自貽其感而非本性情者矣詩能窮人與窮而後工之二說豈其然乎思捧讀元老介谿先生嚴公鈴山堂詩而有發焉公起家翰林蜚英宇內方其翔翬署而徊鸞坡講金華而議白虎已睠然負霖雨之望及登紫廬坐黃閣

日侍賡歌重興雅頌春容大篇則漢韻漢緣情綺靡則煥耀乎國風郊島之寒瘦元白之輕俗皆不入其胸次而染其性靈若夫穿大心出月脇牛鬼蛇神時花美女又所謂駭而不可施之廟堂而唾去於藩籬之外者也蓋其志則師乎陶伯周召而其體與辭則友乎韋匡沈王二張兩李也亶其傳乎往年唐子薦歸自京師相見出此集觀之愚妄有批評子薦取而鋏之以傳不謂無鹽之突西子也且屬以序愚也空谷藜藿之與居大荒猿鳥之爲伍齒危髮禿植落十盡序也敢乎哉以唐子請之再而公不遺遺簪弗敝敝履且有台音之詒芻言之取也敬事操觚贅諸末簡若夫勲庸之偉翊贊之崇國史當自書之無俟愚喙云

嘉靖丙午夏五月望成都楊慎謹序

鈴山堂集序

丙辰之秋貞吉以使事至京謁少師介翁於直所翁之論文更僕而不倦也暨別去賦以家集而示之手策曰子盍批注之以數語復予也蓋翁意欲鄙人之序其集端耳是集也合若干卷翁之嗣君工部左侍郎德求刻於家塾者海內之士見且不得亟況得掛葭莩之名於其端哉爲是惴慄者久之乃投記以復翁曰惟公以道輔世

佐

聖惠生民矣而又工古人難工之辭成一家言炳然澤於仁義矣而又得古人難得之位功言并隆美矣盛矣世尠匹矣僕也雖欲附於青雲之士而愧未覩於大方之家自顧求一言之合道而不可得固不足重於斯文也翁再以策督之愈切知不得謝乃申前意以序之曰古之士其文辭卓絕者其自謂也皆曰吾非學古人之辭爾也

乃吾學古人之道期以逢王治世而惠生民也吾之文辭非直如古人之章句爾也乃求如古人之能達其意而止者以爲之宗也夫古人之意豈非以之治世惠民之道哉是道也知學之者固難學成而遇王者尤難也是故有道成而位不至則退以昌其辭者矣抑有身達而辭未工則進以任其事者矣茲二者古今人皆有之而并得之者則尠矣何則位之至不至者懸於

鈴山堂集 六序

遇也辭之工不工者束於才也遇因於天而才成於人誠不可易易而并得之也惟公則於并得之中復有異焉何則公身之達皆知因於天而思誠不匱公之所以承天者深也公辭之法皆知成於人而彌老益工天之所以縱公者全也其若是孰能匹公也哉在公之前者李長沙爲近之然其際稍艱而言未甚昌也其惟東里乎在東里之前者王臨川爲近之然其意稍執

而業未甚光也其惟六一乎夫六一宗退之而成其爲歐者也東里宗永叔而成其爲楊者也公之於二賢雖未可謂數數然宗其道也然其立言有法能道其意指之所在冠冕佩玉有經綸康濟之氣倫吹韶鳴無摛掇擢腎之陋韜光芒於深泓之內行紆餘於雅健之中半詮而備庶德一言而通衆方酌之不竭而引之彌長者何其相類也吾聞古之人其取名也庶若是雖

鈴山堂集 六序

謂公宗於二賢而成茲能事其有不可者耶嘆抑尠矣功言并隆才遇兼美上下數百年得三人而已耳然皆出於環廬陵數百里之內也而臨川長沙相次近焉又何盛哉予于是知湖南多君子矣

嘉靖己未三月望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蜀東後學趙貞吉頓首誤